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九

左編

臣類　謀臣

漢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愧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

長者何人

揔北史氏

備詞

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廼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廼毋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

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當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
周市畧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
前謝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
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畧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
入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
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
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
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走迺封
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劒亡渡河船
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

獨行一

平解衣刺船之知

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
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
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七人俱
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
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
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
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
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
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
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

高極

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
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
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
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
知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

要之平非無行進言辯朝宜如是耳

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
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漢楚
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
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
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

平受寵遇已深又盡護諸將非得此天功未易服也

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臝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不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

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

妙

原不足恃不疑信立信

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敢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悟乃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爲齊王

感立也故使其良貳之也不然君相疑大帥以假王塞其願欲而能立功者寡矣

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旣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或云陳平（此計甚拙孝常必非）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平策決在此處）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旣行人有短

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嬃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嬃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

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帝自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爲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多功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廼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上問事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顓為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漢酈食其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

將皆齷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糾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

廣對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臣竊以爲過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失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

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十二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曰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

韓信乘机襲齊何以取信於諸侯巳伏誅游一察矣

爲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乃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漢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至

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卽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賈

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陀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卒拜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慚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稱善稱其語曰新語孝惠時
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
所容故態
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
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
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

割別詳

更所死家得寶劒市，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閒名聲籍甚及誅諸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漢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

宋君臣宜熟讀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纍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

是時最急山東故獨指言之此入眼目處

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

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

此事易看不足訶

械非斬而非但自之方略

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敬曰陛下誠能以適

大開昭敵以婚姻爲意亦

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惟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

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近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漢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

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

更變

諸生何辭

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
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
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為諸生）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漢王已并天下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
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
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不忘諸生）

叔孫可取知其聚事漢便是識進退所謂禮樂以進及為教知不大謬也

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將以起禮樂爲陛陣乎後作乎）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卞、汲、溫、）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

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侯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

遷高祖之言又欲遷泰皇帝之耳又欲遷諸生之喜而不免遷兩生之怒故通有尽矣看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此語似俚而去秦皇帝不欲聞盜
常遷矣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
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
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
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
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
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
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
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
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高帝曰公罷

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云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

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
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
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漢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
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
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
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
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

治平第一以得人也

漢家重長者得之然宜少斂乎。

不迂

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也故曰漢文能用

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

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

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

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此句誤）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

貪獸者亡幾乎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媿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損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仁義之尤

至者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

若夫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
非其理故也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
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
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
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
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
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
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
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
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

行大臣無過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

如此而頊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𠍁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

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頸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

臣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又疏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

侯屋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
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
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
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
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蘄
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
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
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
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
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

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

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切恐陛下接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文帝思賈生之言乃分齊淮六國盡立悼

長於政學有力焉

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捍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漢鼂錯

鼂錯潁川人也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上書言人

術數二字儒者必嘗之然其實術自與他別如韓荷父蘇諸條不權皆是

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爲勞苦而不爲功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御之錯上言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

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
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士
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
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
過也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
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
其國予敵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
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
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

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

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

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材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食肉飲酪

衣皮毛居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林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

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此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乃拜鄧公爲陽城中尉

延陵顏季亭會通父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

左編

臣類　謀臣

魏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永康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聞曹操有雄畧時操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曹操操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

天下操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布既至張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布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曹操率兵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

怨而成計責見或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嶷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然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

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氾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操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

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

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目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操攻陶謙。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操引軍從泗南攻取雎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鷄犬亦盡。墟邑無復人行。故或言云然。操乃止。太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或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

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

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虚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悋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强其何能爲操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

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强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强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

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
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三人留知後事若攸
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
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與紹連戰操保官
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
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
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
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
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
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

皐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八年操錄彧前後功。表封彧爲萬歲亭侯。表曰。臣聞慮爲首功。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遭世紛擾。懷中念治。臣自始舉義兵。與彧戮力同心。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

操二表殊可取

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氷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覩勝敗之機畧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

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彧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操將伐劉表問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遂行會表病死操直趨宛葉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操操陰爲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

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為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操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彧無對謝闕而已操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彧意不同欲言之於操及賚璽書犒軍飲饗禮畢彧留請間操知彧欲言封事揖而遣之彧遂不得言彧卒於壽春壽春亡卒告

孫權言操使彧殺伏后彧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

典畧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勢爲彧娶彧爲論者所譏裴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熙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裴松之又以爲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而彧於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

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廻天居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安忤違之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夯卞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槩之此婚庸可傷乎

或子粲何劭爲粲傳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愼密自居而已傅嘏善夏侯玄玄亦親粲粲嘗謂嘏玄曰子等世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奬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魏荀攸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强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穰城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布已敗劉

備而臧霸應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操擾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

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迎運糧將驕卒惰可邀擊也衆皆疑惟攸與賈詡勸操操乃留攸及曹洪守操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

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傕由是衰弱是時將軍叚煨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問詡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散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尅悉如公言何其反而

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仇。從之何如。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

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强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操操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冀州牧參司空軍事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詡爲大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操

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幷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操子丕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操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因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操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魏鍾繇

鍾繇字元常頴川長社人也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曹操領兖州牧始遣使上書傕汜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操使拒絕其意繇說傕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

加答報由是操使命遂得通操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傕汜益虛心後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許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操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道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爾。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而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詡遣新豐令張旣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詡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閒民戶稍實操征關中得以爲資表詡爲前軍師明帝卽位遷太傅詡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

魏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黄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此不過欲虜掠財物今何不相率還城而收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

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守城度等來攻城不能
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
此得全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後紹與瓚有隙瓚
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使與紹絕紹將加兵於
岱岱乃召見昱昱曰若弃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
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
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夫趨一朝之權而不慮
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瓚果為紹所破岱表昱為騎
都尉岱為黃巾所殺曹操臨兖州辟昱與語說之以
昱守壽張令操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

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時汎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誅殺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操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劉備失徐州來歸操昱說操殺備操不聽後又遣

備至徐州邀擊袁術昱與郭嘉說操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操悔追之不及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操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操從之紹聞昱少兵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操會黎陽是後中夏漸平操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

目表歸兵闔門不出操征馬超于丕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畧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啟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丕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

孫曉傳

志也丕曰君慮之善卽白操操果不誅操還問之甚設詡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孫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郤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遠覽典志近觀秦漢初無校事之官于典廢政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

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
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大臣恥於分勢含忍而不
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命外有公卿將校內
有中尚書司隸校尉御史中丞皆高選賢才以克
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
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
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贈
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昔桑弘羊爲
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臣恐水旱之
灾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

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尚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復可不罷乎從之曉終汝南太守

魏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荀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劉

此等議見眞經術不知

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

孫策轉鬭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

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鬭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操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操。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

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操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尚及兄熙走遼東操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操問疾者

歿道及甍臨其喪哀甚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實不可忘謚曰貞侯

魏董昭

董昭字公仁定陶人也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内爲張揚所留因揚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曹操領兗州遣使詣揚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揚不聽昭說揚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况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幷表薦之若事有

成和為深分揚於是通曹操上事表薦操操遣揚大馬金帛操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揚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爵父費亭侯昭遷符節令操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揚奉

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將張揚為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操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為冀州牧操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

論也操曰吾已許之矣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楊州操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足下大臣昔避內難南遊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趨父也且郗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

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姧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圖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操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操表封千秋亭侯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

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操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强梁自恃二城固守必不速退操曰善即勑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曹丕篡位遷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

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丕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在側因言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旣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

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爲吳矣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漲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明帝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眞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事深疾虛僞不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

桀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已者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呑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月之出入往來禁奥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

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讞律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邪年八十一薨謚曰定侯

魏劉曄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揚州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使唱導曄時年二十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勅健兒因令行觴而斫

寶素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為主。曄覩漢室漸微，己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畧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

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外内盡賀而曄獨否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内虚策乘虚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曹操初操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講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彼我虚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坐車中終不一言濟惟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

而得乎。及見操操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操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操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操操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坐猥說也操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操征張魯轉曄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操曰此妖妄之國耳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

馳白操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晷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見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延問

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曄獨曰

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

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

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

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權無故求

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

興師伐之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

以卻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今天下三分中國

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

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

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狀領軍楊暨每從內出輒

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議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言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

料思也暨亦謝之譬能應變持兩端如此

魏蔣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使於譙曹操問濟曰昔孫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辟爲丞相主簿關羽圍樊襄陽操以漢帝在

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懿及濟說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聞之則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

吳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城東人也權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

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

備足成兵
本謀

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幷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彊固勸備與權幷力備甚懽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

任又不
能獨得瑜
出於萬

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畧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

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懽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疏曰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鎭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横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瑜甘寧並

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埸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旣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

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幷荆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割湘

水爲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

蜀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

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